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的过去

——《燕都》杂志发刊词

本刊编辑部

北京，多么响亮而又诱人的名字！

人们向往北京，热爱北京，因为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又是世界人民景仰的城市。

人们向往北京，热爱北京，还因为北京是最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北京人都为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而自豪！三千年前，北京地区曾是周初的封地燕国。北京又是辽、金、元、明、清五朝建都之地。辽代把当时的幽州建为陪都，称为南京（也叫燕京），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在近代史上她又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闻名中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因此，北京地区地上和地下的历史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北京，不愧是一座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古都。

既然是如此光辉的历史文化名城，热爱她的人们有理由希望从各方面去了解她、熟悉她，不仅要认识当代的北京，而且也要认识北京的过去——她那色彩缤纷的历史。现在，奉献在您面前的《燕都》，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诞生的。

《燕都》并不是学术性刊物。她以反映北京历史和社会生活作为自己的任务，她把知识性和趣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以通俗的语言叙说老北京历代的政治活动、经济发展和文化生活，向您展示民间的风情和习俗，宫廷中和重要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文物古迹和历史名胜是北京历史的见证，它以无可辩驳的实物向您证明老北京光辉灿烂的历史，将您引向对古老文化的深刻认识。为此，《燕都》不仅要向您充分介绍文物的精华，而且还要说明保护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些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为了开阔视野，《燕都》还将向您介绍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

老北京丰姿多彩和具有魅力的历史形象，要靠我们共同去描绘、刻画和再现，其结果又会加深我们对老北京的认识和理解。《燕都》的最终目标将是完成一部通俗的、生动的、内容广泛的北京史的画卷。对祖国首都的热爱，对伟大祖国的热爱，自然就寓于北京人共同的劳动之中了。

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的过去，从而更加热爱北京的今天，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这就是《燕都》的最大愿望。

《燕都》将和北京人及热爱北京的人们一起，实现这个理想和愿望。

对您已经和将要给予《燕都》的支持，表示最深切的感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燕　都

创 刊 号

1985·8
总第（一）期

编　辑：
《燕都》杂志编辑委员会
出　版：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城府学胡同36号
印　刷：
北京兴红印刷厂
一二〇二印刷厂
总发行：
北京市新华书店
零　售：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出版日期：
每逢双月一日出版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096号
定　价：0.45 元

古迹寻踪

射箭划寺界，跑马关山门　杨毅　24
德胜门箭楼访古　魏伯涛　22
圆明园的珍贵遗物——中山公园里的兰亭八柱碑亭和青云片石　王敬铭　21
延庆石窟之谜　延文　20
钟王五绝　夏明明　18

旧京琐记

漫谈砖塔胡同　王宏凯　17
老北京的炒锅业　张棣　14
西四牌楼——明代的刑场　雷大受　12
《燕城杂记》序　黄裳　11
燕山脚下的遐想——《燕城杂记》的跋　姜德明　10

文物论坛

太和殿的时空断想　苏晔　8
从天坛的土山谈开去　刘颂　6

北京，我心中的城　黄传惕　4
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的过去——《燕都》杂志发刊词　本刊编辑部　1

插四	雄狮图	
插三	中秋赏月图	
插二	老北京的三百六十行	
插一	乾隆花园	
封底	燕都古貌	
封二	金山岭长城——望京楼	美术摄影
封面	世界最大的古代武器博物馆	国外见闻
47	天下名山僧占多	祖国胜境
44	明代四川贡扇	
42	紫禁城内的太监	宫廷轶事
40	顺治皇帝出家的传说	
38	浩然正气丞相祠	人物丛谈
36	鲁迅与琉璃厂	
35	稀世之珍——元代青花釉里红盖罐	文物欣赏
34	从「雄狮图」的题跋谈起	
33	琉璃喇叭和噗噗噔儿	京都民俗
32	北京剪纸的传说	
30	北京的传统糕点	
26		

徐悲鸿　王大观　胡锤　阙明　梁丹　卢男　琴川　张家鼎　刘精义　刘建业　冯宏来　孔繁峙　陈言　李秀兰　苍彦　王仁兴

北京，我心中的城

我听过许多赞颂北京的歌曲，常常萦绕在我耳边的是《北京颂歌》的旋律。我读过不少怀念北京的诗篇，深深留在我记忆中的是《我思念北京》。

“我是如此殷切地思念北京，
象白云眷恋山岫，清泉向往海洋，
游子梦中依偎在慈母的膝下……
我日日夜夜思念着北京啊！”

怀着这种感情的，又岂独是这位诗人，在远离北京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上，我听到一位牧人这样唱道：“绿色的草原连着天安门，金色的北京就在我心中。”是的！北京就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北京的名字是和新中国连在一起的，北京的名字和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也是紧紧相连的。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就是从北京开始的。三·一八反帝示威、一二·九救亡运动、七七卢沟桥的枪声、一二·三〇抗暴集会游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一次次震惊中外的革命运动，在北京这块土地上掀起，又迅速传遍全国。

北京是共产主义运动在我国的发祥地。以李大钊、毛泽东等同志为代表的最早一批共产主义者在这里出现和成长。

北京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陈独秀等在这里编辑出版了被誉为新文化运动号角的《新青年》杂志。鲁迅先生在这里对可诅咒的旧社会发出了“呐喊”，创作了《狂人日记》等许多

不朽名篇。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是北京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北京从此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成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心脏。

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五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北京人”就生活在今天周口店一带地方。北京作为一个城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北京最初的名字叫做蓟城，它是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都城。秦、汉、唐三代一直是北方的重镇，辽代把它作为陪都。金代正式在这里建都，名叫中都，元代叫大都，明代和清代都定都在这里。

经过历代的经营和开拓，我们的祖先用血汗和智慧，在这块土地上建起了壮丽的宫阙殿宇，雄伟的城垣门楼、幽美的风景园林。城内有举世闻名的紫禁城、天坛、北海、中海和南海。城外有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等“三山五园”。

卢沟晓月、金台夕照、蓟门烟树、西山晴雪等著名的“燕京八景”，引起多少诗人赞颂，激发过无数画家的灵感！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战争兵火、军阀、官僚的摧残、破坏，古都北京变得残破不堪。圆明园被烧成一片焦土，无数的珍贵文物，成为国外博物馆中的陈列品，紫禁城内堆满了垃圾，天安门前杂草丛生，长安街上，骆驼队踏着沉重的脚步，在飞扬的尘土中缓缓走过……

解放，给古都带来了新生。三十六年，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站在北京城最高处——景山的万春亭中，最能体味和发现首都的日新月异。故宫金黄色的琉璃瓦殿顶、白玉般的白塔、蓝宝石样的天坛祈年殿，古代建筑发出新的光彩。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富有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宫，轮廓鲜明的电报大楼、广播大楼、北京展览馆等，这是人们熟悉的五十年代的“十大建筑”，但更多、更多的还是近几年修建的一幢幢高楼大厦。北京已经突破了旧城圈，向四周扩展，新建的房屋相当于新建了五座北京城。在远郊，新的卫星城黄村、昌平等正在迅速兴起。

对北京过去的道路，作家老舍有过形象的描绘，“天晴是香炉，下雨是墨盒”。他笔下的骆驼祥子就长年拉着人力车在这样的土路上奔跑。到解放初，北京市区也只有王府井、前门大街等十几条柏油路，加起来才二百多公里，现在是，柏油路遍布全城，总长两千多公里。

北京的交通正在向现代化发展。一座座立交桥，象彩虹飞架街头；一列列电动客车，象长龙在地下运行，地铁车站就象是精美的地下宫殿。

翻开地图，你可以看到，北京象一个辐射中心，各种颜色的线条伸向四面八方。北京火车站的钟声，日日夜夜迎送着南来北往的旅客；首都机场一架架飞机起飞、降落，长长的跑道连接着世界五大洲。

北京，祖国的心脏！北京，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多少人把能到北京，当作一种幸福和愿望。多少人离开北京，怀着依恋的心情，总要在天安门前摄影留念，要把这珍贵的记忆带到海北山南。

我感到深深的幸福，因为我就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北京的一草一木，对我都是那样亲切和熟悉。颐和园的湖光塔影，给我美的享受；香山的红叶，给我火一样的激情；云水洞的奇景，张开了我想象的翅膀；八达岭长城，给我信心和力量。但最使我难忘的是天安门——新中国的象征，它镶嵌在庄严的国徽上，也铭刻在我心中。

几乎成为习惯了，每当节日的前夕，我总要到天安门前漫步。置身在这世界最大的广场上，我的心胸更加宽广。中华五千年辉煌历史，神州八万里锦绣山河，仿佛都凝聚在这里。

啊，北京，我心中的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刘　颂 ■

从天坛的土山谈开去

在天坛里，矗立一座巨大的土山，这是在十年动乱期间用人防工事挖掘出来的土堆积起来的。这样，天坛固有的风貌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天坛，始建于明代，是明清两朝皇帝举行祭天大礼的地方。天坛占地广阔，据有关文献记载，“周围九里三十步”（据测定，全部占地面积约为276万平方米），青松翠柏，给人一种肃穆之感。天坛内有许多精致的建筑，如圜丘、皇穹宇、祈年殿、皇乾殿、斋宫等，当然，在以祭天为主要活动的天坛里，并不以建筑的数量之众多取胜。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建筑都反映出古代人民对天的认识，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即“天圆地方”之说。它的造型是以圆为主的，颜色的基调是蓝色的，以象征天空。因此，以象征“天圆”的建筑成为天坛建筑的主要特征。圜丘是天坛的主要建筑，是祭天祀典的场所，这个建筑不仅是圆型的，而且筑于高台之上，它的坛石，都是九的倍数筑成的，以表现天象。《日下旧闻考》中记载说：“圜丘者，南郊地上之丘，丘圜而高，以象天也。”这就造出了一种特定的环境，人们如果站在圜丘之上，放眼望去，只见绿色的树木、蓝色的建筑和天空的颜色混为一体，好象置身于辽阔的天际，在深远、飘渺的太空中遨游一样，给人以一种极其神秘的感觉。

正是这种风貌对人发生了绝妙的效果，产生了极大的魅力。这就是环境、气氛、风貌对人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但是，一座比起圜丘高出若干倍的土山矗立在天坛之中以后，这种环境、气氛和风貌骤然遭到了破坏，事实上它已经不是历史给我们留下来的那个空旷、肃穆、甚至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天坛了，它被一座人造土山挤扁了，切断了人们的视线，如果再站在圜丘上，也很难有置身于天际之间的感觉了，因为一座巨大的土山藐视比它低矮的一切古建筑，圜丘被土山压在下面了。

这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来说，是个惨痛的教训！

北京是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它作为我们祖国的都城已有八百年的历史了。在这段

历史时期，特别是经过明清两朝的苦心经营，形成了完整的布局，以故宫为中心的宫廷建筑，优美雅致的皇家园林和独具特点的民间建筑，以及众多的塔、坛、庙宇，还有那些北京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山川水系，所有这些就构成了北京总体形象的历史文化风貌。我们在改造旧城进行新的建设的时候，应该充分注意到这些特点，使它具有魅力的风采和容貌得到发扬。例如北京旧城的中轴线，这是体现北京的风貌和格局的重要地区，在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近八公里的中轴线上，布局严谨，两翼对称，轮廓线起伏有致，气魄雄伟。这里有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有山有水有园林，是集中反映北京的历史、革命传统和光辉灿烂文化的地区。我们透过许多文物古迹的实体，使人更深切地感到历史文化风貌的丰富内涵。如果在这条中轴线上建起一些高楼大厦，不管设计得多么精巧，那都会是对历史文化名城风貌的严重破坏。

最近，《瞭望》杂志第五期发表了一篇《新老市长共话北京建设》的文章，文中记述了彭真同志叮嘱北京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同志的一段话，彭真同志说："北京是我国的古都之一，是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首都的规划和建设一定要考虑到保护文明古都的风貌。要保护好文物、古迹。搞建设一定要协调，从规划到设计，都要注意到这一点。旧城墙拆掉了，但有的地方还可以把古迹修整一下。"彭真同志的这一段重要讲话，是非常引人深思和切中时弊的。

当然，要把北京这个古老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好，困难是很多的。正在进行的北京旧城改造的速度很快，范围很大，这就常常同城市的风貌和文物古迹的保护发生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除应严格执行文物保护法和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外，还需要有关单位和专家们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既要有慎重的态度，又要有创新的勇气，经过不断地探索，把城市建设、改造和城市风貌、文物古迹的保护更好地协调起来，使一些矛盾在未形成前就能得到解决。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把北京建设成为既是现代化的，又保留有古都风貌的新型城市。

沐 晔

太和殿的时空断想

每次来到故宫，总要在太和殿前面多停留一会儿。那个巨大的空间，那种庄严、肃穆、伟大，还带点神秘的气氛，常常吸引着我。使我产生一种难以表述的喜悦。有几次，还和家人一起在那里拍张照片。把对古代宫殿建筑的美好感情，留在照片上，以帮助复原自己的记忆。

以前，很少琢磨过太和殿的建筑艺术和它所说明的意义。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最近几年，由于从事文物工作，多少留心一点古代建筑艺术的风格，也多少探索一些古代建筑的历史。因而稍稍“悟”出一些道理来。

近来，再到故宫，仍然想在太和殿前面多停留一会儿。因为有了一点理性知识，再看到那个结构复杂的群体建筑，从那个变化着的巨大空间，似乎能听到祖国建筑历史的脚步声，引起对祖国建筑实践和历史的莫大兴趣。

沿着我国建筑实践和历史的脉络，思索着人类居住条件的变化，是很有意味的。在那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的“茹毛饮血”时代，人们只能居住在天然崖洞里。要与自然搏斗，要对付猛兽，而穴洞就是防卫手段。生活是多么艰难哪！经过漫长的岁月，才逐渐利用草泥、木架来建造简单的穴洞或半穴洞，以遮避风雨。只有在懂得了夯土技术以后，才出现相当规模的象样的宫室，那已经到了奴隶社会了。

封建社会初期的帝王们，对于宫室的建造，逐步追求高大华美。那时盛行高台建筑，并出现南北中轴线的建筑布局。阿房宫（注）似乎就成为秦代“美轮美奂”的典型。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虽然汉承秦制，但是汉代已经使用成组的斗拱。因此

在汉代就基本上形成了中国建筑的独特体系。

魏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筑历史还有两个重要阶段。一个是唐代，一个是明清。唐代和明清都有继承、发展、吸收、融化（融化外来建筑技术）的历程，各自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唐代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皇城、宫殿的建筑布局和造型，以及寺、塔、桥梁、石窟，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也是唐代国力强盛的表现。明清建筑，特别是官式建筑的程式化、定型化，是建筑师们的经验积累、继承传统和艺术锤炼的结果。

从上述简要的建筑实践历程，不是可以看到人类在居住条件上，逐步挣脱了原始和愚昧，由必然王国逐步走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吗？

中国建筑是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特征的。斗栱，这种在古建筑上面普遍应用的、奇妙的承重结构，就是我国传统建筑造型的主要特征之一。一位高级古建工程师告诉我：中国木构架的节点所用的斗栱、榫卯，以及木材的特性，都有若干伸缩余地，它能起着弹簧的作用。抗震能力很强。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始建于唐，主体建筑山门和观音阁为辽统和二年（公元984年）重建的，至今已有一千多年了。经过历代，特别是唐山那么大的地震而安然无恙。是奇迹，也是真理。它表明了我国古代建筑的高度科学水平。

我国的宫殿建筑也是最能表现自己民族建筑特征的。太和殿的空间是那末深远巨大；它的各个部分回环四合，有机联系，对称得体；它的布局平铺而延伸，舒展而连续。因此显得主次有序，结构严谨，雄伟壮丽，气象万千。

整个故宫，前三殿是中心，太和殿是主体。它占着最突出的空间。它的体积在故宫中是最大的。加上斗栱、飞檐、彩画、红墙和黄琉璃屋顶，把太和殿衬托得既金碧辉煌，又协调统一。造型既雄浑，气势又凝重。

虽然故宫的设计思想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反映着帝王的权威，但是也鲜明地显示出明清建筑师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他们运用建筑造型，在一定的空间，取得无限深远的效果，这就说明他们进行空间组织的能力和建筑艺术水平。

我逐渐地领会到：故宫三大殿，它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宫殿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它确是我国古建筑值得自豪的一组宫殿建筑群，是我国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世界建筑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建筑艺术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同雕塑、绘画一样，会对人们产生很大的感染力。

我对太和殿的喜悦心情，似乎就是从自己民族的建筑艺术的感染力产生的。

注：现在阿房宫仅存有遗址。但是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上的记载，还可以看到当时宫殿的规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姜德明■

燕山脚下的遐想

——《燕城杂记》的跋

我是燕山脚下的一名过客。

想不到在北京一住，匆匆已过了三十五个春秋。

在这里住得越久，越能体会到这座古城的文化气息有多么浓郁。它的蕴藏实在太深厚，太魅人了。甚至当你走进某一条胡同，只要你有兴趣的话，几乎总可以打听到昔日的一些轶闻掌故，也许还能找到残存的古迹，引起你无限的遐想。

我在东城墙根的贡院东街住过。先不说古老的贡院的故事，这里又是俄文专修馆的旧址。我常常想到当年未名社的青年作家韦素园，他就是从这里步行到阜成门去看望鲁迅先生的。这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现在这条小街是不见了，已经变成宽阔的立体交叉桥的一部分。五十年代中期，那座巍峨的建国门还在，城墙和墙外护城河、铁道也在。在那里，我常常碰到芳邻、诗人臧克家在散步。

我在南城的万明路附近也住过，每天都要路过新世界游艺场的旧址。那是民国初年盖的高楼。一见它那灰颓破旧的颜色，我常常会想到当年的陈独秀就是站在这楼顶上撒传单而被捕的……。

身居燕城，我多么想多了解一些它的历史啊。我感到自己的浅薄和无知。所以在琉璃厂的旧书店里，每逢碰到谈旧京掌故的书，我都喜欢翻翻。有时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会使我陶醉多时。比如民国时排印的一本明朝人史弱翁写的《旧京遗事》，里面记载着："京城三月时，桃花初出，满街唱卖，其声艳羡。数日花谢，将阑，则曼声长哀。致情于不堪经久，燕赵悲歌之习也。"人们可以想象，当时北京城满街唱卖桃花的盛况。北京人是多么爱花，而且情趣又是多么高雅，甚至随着花开花落，连唱卖声也带着强烈的感情起伏。这太富有诗意了。又有记载："京师妇人，多席地而坐。委巷之中，施席于地，箕踞盘辟，了不畏人。风天尘埃高起，而楚楚衣裳，略无纤垢。……"这种生动的记载，在任何堂而皇之的大部头著作里都是看不到的。有时我走进一条古老而僻静的胡同里，忽然会联想到这条记载，于是立刻会在脑海里出现三百多年前京城妇女们，大大方方地坐在门前畅笑的场景。她们的兴致是这么的好，不怕过往的行人，也不怕飞扬的尘土，更不怕风沙沾污了自己的衣衫。这是写实的风俗画，那么亲切，那么可信，却又是那么遥远了。

我想，凡是发生在这里的有趣的事和有趣的人物，不知还有多少未经人道及。难道这些于人未必无益的人与事就不值得再提了吗？难道只有任其湮没无闻，我们才心安理得！

我不这样认为，有时发现一些不为人知的京华轶事并有所感，就自不量力地写一点。真的是情不自禁，一吐方快。积之有日，这类读书笔记似乎可以编成一本小册子了，就起个名字，叫《燕城杂记》。

最后一组"大地漫笔"，绝大部分写于一九八三年，内容都是有关文化和文艺工作的。虽然这些与集子里第一部分的文章似与"燕城"无关，总算是写在北京城之一隅吧。

看来今后我还要在燕山脚下生活下去，也还乐意再多读一点杂书，写一点这类读书随笔，尽管知道这是一项吃力而不讨好的寂寞的事业。

感谢黄裳同志为本书写序。

■赏读■

《燕城杂记》序

旧京琐记

中国有悠久的记录地方风物、乡土人情的优良传统。著作留下来很不少，不过一向不被士大夫所重视，只被列入地理类的杂记中，其数量也从无详密的统计，不知共有多少。话虽如此，人们到底还是喜欢这类著作的。就是大家名集中也往往有关于故乡风土的一类竹枝词。表现形式是诗，但重点却在诗注。这就说明着一种事实，无论怎样道貌岸然的人物，对这些琐细的记述也是很有兴趣的。这类著作的着眼所在多是岁时令节，蔬果食物，土俗民风，往古遗迹，服饰器用，山水风光，娱乐游赏等等细琐的“小事”，人人熟习却不是人人都能系统地说出来的。一旦时移世异，就自然会成为怀念往昔的好材料，也是研究文化史的重要依据。

可以这样说，这一切无一例外都是人类活动的纪录。事情极琐碎，正规的历史地理书中不可能大量吸收，但却是最贴近人民的心的。瓜果蔬菜是人们种出来的，享用的也是普通的老百姓；点心、宴席也无不两样，有宫廷御宴，也有里巷小吃。古迹是过去时代人们活动的遗迹，岁时令节也是大家一直都在过着的。如果没有了人的因素，那么这一切就都无所附丽。推而广之，一切行旅记录，地理专书，也都离不开这一特点，凡是文字写得好的，无论内容如何就都是好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样说是一种人的文学。

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创作出发点不同，作品引起读者的感兴也就不同。“发思古之幽情”是人人都有的一种思想活动，并不只是文人雅士的特有本能。过去负有盛名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梦梁录》、《西湖梦寻》等无一不出于异代的遗民野老之手，怀念故国、回首盛时的感情是同一的，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学现象。说到现代的作品，老舍著名的话剧《茶馆》，在我看来就很象鲍照的《芜城赋》。老舍的思想境界自然不同于过去的作者，《茶馆》概括性之强，表现的深刻也与散文作品所起的作用不同，但它们是属于同一类性质的作品则无疑。至于出于恬淡安谧的心情，从容记述的作品，读来虽然不如前者的感情激荡，惊心动魄，却更有一种充实之感。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前序作于崇祯七年，原书虽写成于明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但作者似乎还不曾失去从容抒写的逸致，也少有感念畴昔的感慨。因此在感情上给予读者的自又不同。此外如顾禄的《清嘉录》、《桐桥倚櫂录》之类，则是清代中叶相对安定繁荣社会的写照，风调又自殊异了。

说到北京，自《帝京景物略》起，这一类作品也着实出现了不少。除了《日下旧闻考》这一类考证性更强的地志专书外，出色的作品只有一些笔记杂书，如德明同志在跋中提到的《旧京遗事》就是这样的作品。《天咫偶闻》近来已经重印，读了也使人感到满足和欢喜，远胜于朱彝尊的煌煌巨著。岂不是由于它更注意于普通北京人日常生活的原故么？

自清末直至抗战，北京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是特别值得注意研究的。这是一个由旧中国向新中国蜕变的重要历史时代，许多社会形态都处于方生未死的转换期，其种种蜕嬗的痕迹较之全国其他城市都更有代表性。就普通市民与士大夫辈的情感生活来说，迹象尤为显著。这许多都能从日常生活现象中找到痕迹与脉络。从人们普遍欣赏的戏剧声腔的变化，直到士大夫们精神寄托的文玩、词联……，事事物物无不带有时代的烙印。文学家史学家们如能眼光向下，更仔细地注意观察细小、通常的日常现象，开阔眼界，必将有大收获，在这基础上是可以总结出一代社会文化变化的轨迹来的。

德明同志是能深知此意而又能孜孜不倦地搜集资料、努力耕耘的人。《燕城杂记》所收就有许多篇涉及此一范畴，并作了某些探索。题目都不大，但串起来读就能看出一种特色。他在北京住了三十年，亲眼看到了许多变化，这从访书一事也是可以窥知一二的。从过去的书海巡游到目前的沙滩上寻蚌壳之变化不可说不大。但他仍兴致不衰，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呢？也许可以说是积习难忘或“不甘寂寞”吧。但我相信这并不是一种“寂寞的事业”。在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中，“乡土文学”最近有了颇大的进展，那么在散文里不也应该有更多实事求是、言之有物的作品出现么？笔记这种形式，近来也确是相当寂寞了，掌故更被看做是茶余饭后消闲的文字，难以进入文学的殿堂。其实这都是一种习惯的偏见。种种不同文学形式都有其不可代替之处，也就是它们生命力之所在。《燕城杂记》的结集问世，将证明这并非一种臆说。

·雷大受·

西四牌楼——明代的刑场

当你途经西四十字路口时，看到那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车辆，栉比鳞次的店铺，你一定会感觉到这里真是个热闹所在。然而，你可曾想到，就是这个繁华的十字街头，在明朝自成祖迁都北京后，直至明亡前夕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把此处作为处决罪犯，或杀或剐的场所。

“西四牌楼者，乃历朝行刑之地，所谓戮人于市者也。”——明末杨士聪所撰写的《甲申核真略》一书中就是这样明确的记载这件事。而在史玄所撰的《旧京遗事》及计六奇所著的《明季北略》中，则记述得更为详细具体一些。两书不仅同样指出西四牌楼在当时还被称为“西市”，而且还分别记载了行刑时的一些情况。根据两书所载，行刑前在刑场上搭有席棚供监斩的官员使用，另外还要竖起一根高高的木桩，做处决犯人后悬首示众之用。在当时，杀

与剐不在同一个牌楼下面，杀在西而剐在东。杀头自然是身首异处，而“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的犯人，虽身遭寸磔，但也还要割下头颅的。按规定，行刑之后由大兴县领尸身投漏泽园，而首级则由宛平县领去。这样分别处理，显然是使死者在死后也不能落个全尸。

二百多年间，不知有多少人尸横西市、血染黄尘。他们当中，有的人是死有余辜，在刑场受刑时，百姓是拍手称快的。如明武宗时专权的大太监刘瑾，活着时候作威作福，被人目为“北京城里站着的刘皇帝”，一旦因权势过盛被人揭发有谋反迹象而被处以剐刑时，“都人鼓舞称庆，儿童妇女亦以瓦石奋击，争买其肉啖之”（见王鏊《震泽纪闻》）。

与此情况迥然不同的是，当明英宗复辟后反把保卫北京城有功的于谦加以“谋逆”罪名杀害时，当时是“行路嗟叹，天下冤之”。天顺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是于谦被杀害的那一天，“公被刑之日，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有的人甚至不顾个人安危，带着酒及纸钱到刑场上祭奠恸哭。这种凄惨的景象，令人窒息的场面，在明代北京的西市，决不是仅此一见的。

明世宗是个崇信道教，炼求丹药，企求长生的荒淫皇帝，他在宫中种种摧残幼女的行为引起宫女杨金英等人极大的愤怒，她们趁世宗醉睡时用黄花绳勒其颈部，想除掉这个昏君。但绳结并未勒紧，虽使其气息奄奄，但终被解救。事后的结果可想而知，杨金英等十六名少女被绑去市曹，“依律凌迟处死，剉尸枭首示众”。这件事就是有名的“壬寅（嘉靖二十五年）宫婢案”。嘉靖年间，惨死于西市的还有那位敢于不畏权奸直言上疏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的杨继盛。他临刑前还赋诗以明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真是忠心报国，视死如归。

在明代惨死于西市而当时又遭到痛骂的人，莫过于袁崇焕了。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的军队兵临城下围困了北京城，袁崇焕星夜入援，挫后金军于广渠门外，保卫京师有功。但那位察察为明的崇祯皇帝却中了后金的反间计，反把他投入诏狱并于第二年八月处以磔刑。当时的一般市民并不知晓事实真相，以为袁崇焕真是与后金勾结，通敌卖国，所以在诏磔西市时，对他恨之入骨，“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见《明季北略》）。这桩冤案，直到清乾隆年间修《明史》时，方才真相大白，真是千古奇冤啊！

这些事件，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如今，西四牌楼，作为建筑实体已不复存在，但“西四”作为地名却仍然使用着。今后，随着首都的建设，西四十字街头必然还会有新的发展变化，那将是一种什么景象呢？



老北京的炒锅业

■张棣■

今年春节前后十几天，地坛公园办了个庙会，天天都是人山人海的，而其中绝大部分人，是奔着那些个久别了多年的北京小吃去的。老人们如此，年纪轻的更得去开开眼界。

细论起北京的小吃，那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据说，还没有人能够把北京的风味食品全部品尝过，甚至没有人能把所有风味食品都数着名字算全了的。

北京的风味食品，种类繁多，各有各的名堂。八百年的古都，代代年年都有新东西问世，一代代、一年年的沿袭、改造、创新，品种越来越多。单说老北京的炒锅业，其中就有不少的讲究和故事。

在旧北京，炒锅行业很是兴旺，炒锅行业出产的产品也数不胜数，单是花生、瓜子，就有许许多多的名目，什么“喜庆果仁”、“香酥果仁”；什么“五香瓜子”、“怪味瓜子”、“炒葵花子”、“炒西瓜子”、“炒南瓜子”，再加上“炒松子”、“炒榛子”等等，谁都很难数全到底有多少个品种。

老北京的炒锅业几乎都是个体经营，生产量小，品种单一，分散在北京城内，但销售却比较集中。

早年间，北京城里有四大炒锅业产品集中销售地。分别在德胜门内、今天的三海地区、果子市、朝阳门门脸儿外头和天桥。在那四个地方，有很多坐商，他们大多数有些资金，甚至是专营炒锅业

产品的资本家。坐商在集中销售地等生产者把产品卖给他们，或是请他们去看产品的成色，然后成交。他们买到了炒锅食品又分为两种做买卖的形式；一种是就地出售，一种是转手批发给小贩。

炒锅业四大产品集中销售地，都聚集着许多经营炒锅食品的小贩。那时候，有许多店铺资金雄厚，在经营其它商品的同时，也兼营一些炒锅食品。有些资金的小贩，买进炒锅业食品后，就利用自己店铺的门脸，或是在门前摆个小摊出售，换取一家人的嚼谷。等而下之的是根本没有资金的小贩，他们既无店铺、字号及坐商那样大宗进货的能力，也无法摆设个摊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现趸现卖，赚取蝇头小利，有的甚至靠赊销经营。赊销就需要有人作保，不用人作保的，只有久经考验，被人认为一向讲信用的人。那些小贩挑着挑子，或是背个褡裢，里边装上些个大花生、五香瓜子、酥皮铁蚕豆，行无定址，沿街叫卖，风雪、大雨是他们最为难的时候，货趸来卖不出去，还不了钱，便算失了信，等于砸了自己的饭碗。而且一家衣食用度也就没了着落，生活十分艰难。

卖炒锅业食品的不容易，干炒锅业这行就更苦了，远的不说，北京城和平解放前头十几年干炒锅行业的人真不少。他们干活卖力气，无非是为了给自己和全家老小挣口饭吃，炒锅业里的活儿有技术，又消耗体力，累的程度不亚于车站上的装卸工。而且，瓜子、花生、蚕豆、榛子、松子这些个土产品，无一不是裹着土沾着灰，麻袋出麻袋进，再加上拉风箱点火，哪个作坊里一天到晚都是爆土扬烟的，一动手上锅台，很快就成了“土猴”。无论是三夏三伏，还是腊月寒冬，全得在当院里干活，挣口饭吃实在是很不容易。

老北京吃炒锅这碗饭的很多，竞争也激烈，出产的东西又是进嘴的，要求干净且自不必说，要想做出东西有人买，在这行业之中站住脚，就非得有拿手活儿不行。逼得这一行人个个得想主意，创出点绝招儿来。因此，老北京的炒锅业出现了不少名人，有名的“瓜子韩”、叫得响的“炒锅李”等等是炒锅业的“状元”。他们的产品都有自己独此一家的特点，货出手，坐商、小贩抢着要，买主买得凶，成了抢手货。久而久之，他们在炒锅业之中，便成了无人能够替代的角色，甚至是一个品种的独创之人。

老北京的炒锅食品有不少讲究，归结起来有五点最为至关重要：色、香、味、酥、脆。色，讲的是颜色，颜色必须漂亮，货卖一张皮，买主搭眼一瞧，心里痛快，瞧着喜兴，吃过的还想再买点，没吃过的就非要买上点儿品尝品尝不可了。不然，甭管你的东西多好吃，让人一看泥抹糊嘴儿的，多想买点吃，也就没了兴致，倒了胃口。香，是进了嘴以后的事，甭管什么东西，放在嘴里一嚼，干饽饽辣饼子似的，让人难受，上一回当，下回就连想都不想了。炒锅食品讲究的是适口，香味醇厚，老在嘴里头转悠，跟吃槟榔似的。味，说的是特点，一种吃食，甭管加的是什么佐料，也绝不能丢了主体香，不能没有了原来东西味儿。要不然，把花生炒出西葫芦味儿来，买主非拨拉脑袋不成。重要的是还得有特点，同是炒瓜子，你炒出来的另一个味，让人吃了还想着下回。几种瓜子往那一放，各有特点，别人也就没法把你挤塌了锅台。土特食品一经炒锅，就绝不是胶皮糖能比的了，讲究的是个酥、脆，皮了巴唧的东西，骗一回人有可能，下次就是说出大天去也没人问了。象老北京炒锅业里的瓜子大王“瓜子韩”，“炒锅李”李吉安，他们的产品都是在这五点上戳得住的。

即便如此，老北京干炒锅业的一天到晚也还是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因为那时候从事炒锅土产食品的生产者，大多是生产一两个品种，死钻一两项，闯一条路子，创一块牌子，很少有人搞多种品种的经营生产。这样，他们也就时时怕别人的产品超过自己，让别人给挤垮，砸了饭碗。技术成了绝不外传的东西，关系到一家老小的生死存亡。同行成了冤家，绝对地实行技术封锁。在家里干活，一个人忙不过

来，就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请人帮工，也是不出五服的至亲，绝不找不沾亲的人，怕把手艺偷学了去。亲戚之间可以帮忙当伙计。至亲还可以学徒，那大多数也不传艺，只在人情上找齐儿。“炒锅李”李吉安就是打十二岁跟着一个亲戚学徒的，多年以后，经过亲戚同意，才自己挑牌子单干。“瓜子韩”当初是白手起家，一分钱本钱也没有，靠借钱一点一点小捣咕着，小本经营，死钻一门，慢慢地把自己的产品搞出了特点，才闯出一条路子。

再就是进货，炒锅业的小生产者们大多数本小利薄，自己绝没有几亩地专门儿种花生、瓜子、蚕豆，几乎都是买一批原料做一批。当时有货栈倒是可以进货，也省事，随用随买，但是货栈有成三破二的规矩，太贵，让人望而生畏，交了货栈的佣金，买了原料再加工，趸出去以后所赚无几，弄不好还得赔本赚吆喝，许多生产者不愿跟货栈打交道。再就是到集市上去买，直接和农村挂钩，价钱虽然随着季节略有浮动，但算起来，还是比从货栈进货便宜不少，有些生产者就年年下农村订合同。然而绝大多数的生产者是从赶驴、推车、挑担的农民手里买，那些农民一到收成时，便把出产弄进城来卖，可以漫天要价，买主就地还钱，双方赔赚不多，两厢情愿，成交之后各走各的路。原料对于资金少的炒锅业生产者来说也是一大难题。

解放以后头几年，果子市、德胜门、朝阳门外大街、天桥等几个干果市场仍然存在，到了一九五四年，市场的规模开始慢慢缩小。统购统销之后，国家的政策有所改变，制做炒锅土产食品的原料越来越少，渐渐没有了，干果市场上的炒锅土产食品也就越来越少。以后出现了政策上的一刀切，北京城里的炒锅业也就没了存身之地，很快地消失了。

公私合营之前，北京的炒锅业曾经走了一次小商贩集体化的路，搞合作商店，前店后厂，尚有小批量的生产。最后到了一九六〇年，国家遇到了内忧外患，炒锅业赖以生存的原料来源彻底断顿儿，炒锅业这一行在北京城里城外也就再也找不着了，生产者们都改了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策一天比一天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高，人们对食品的要求也随之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细，一天比一天高。一些外地土特产品陆续进入北京市场，很受人们欢迎，勾起了商业部门和许多老北京想起了老北京的炒锅业，老觉着把它们丢了太可惜。随着党和国家号召恢复各地区的名、优、特产品，一些老北京炒锅业的老人儿，身怀绝技，心里头又憋得慌了，三三五五碰到一块儿，商量来商量去又干了起来，产品一投入市场，大受欢迎，上庙会，进商店总是供不应求。许多老师傅又走出家门，重操旧艺，年轻人开始学徒，断档多年的产品又重新出山了。北京的老炒锅业焕发出了青春！

（上接第34页）

莲瓣纹上下对称，其效果有如一朵出水盛开的莲花，擎托着整个器型。此种构图方法，新颖而独特。是元代器物中所罕见的。此器物的装饰纹样，绘制各种花卉和边花达十三层之多，画意清晰、构图严谨、繁而不复，密而不杂，青花料的使用深浅分明、浓淡相间，笔路十分清晰，很少混淆。特别是以釉里红为呈色的器盖，同以青花为呈色的器体相结合，所形成的这种新的艺术效果，可称为我国元代绘瓷艺术中的杰作！

北京市出土的这件元代青花釉里红大盖罐，所使用的釉里红呈红褐色，纹饰清晰。从器体的青花色调鲜明，青如翠黛，再结合器型特征和烧造水平，可以断定此器应是我国元代中晚期景德镇烧造的产品。这件器物无论是构图技巧，还是器型的完整程度，均超过英国伦敦售出的那一件，是目前我国不可多得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

◀ 王 宏 凯 ▶

漫谈砖塔胡同

砖塔胡同位于北京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的西南侧，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

砖塔胡同的东口，有一座八角形、七级密檐式青灰色砖塔。从山门的石额上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元万松老人塔”六个字。万松老人，名行秀（公元1166—1246年），是金、元两朝极负盛名的佛学大师，佛教重要宗派曹洞宗的一代宗匠。他俗姓蔡，河南洛阳南部人。十五岁在今河北邢台净土寺出家，后云游北方各地，在河北磁县大明寺继承高僧雪岩满禅师所传的佛法，专治禅学。不久，返回邢台净土寺，筑万松轩自居，故称“万松老人”。金明昌四年（1193年）万松行秀禅师来到燕京，即今天的北京，为金章宗说讲佛法，得到金章宗极高的称赞。万松老人不仅精通佛学，撰著了《从容录》、《祖灯录》等许多佛学著作，而且身处空门，志在天下。元代著名的政治家耶律楚材就出自他的门下。万松老人圆寂后，人们为他修建了这座朴素别致的砖塔。

万松老人塔修建于元代，因它是由青砖砌成，所以人们称它为“砖塔”。紧靠砖塔北侧的街巷也随之得名“砖塔胡同”。砖塔胡同的名称在元代就已经出现了。元代北京的胡同名称，保留到今天只有砖塔胡同等少数几条，至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了。在元、明、清三朝，砖塔胡同一带长期是戏曲活动的中心地区，即所谓“勾阑”、“瓦舍”地带。元代是杂剧艺术的繁荣时期，元大都城是北方杂剧的中心，城内有众多的大小勾阑，演出杂剧，砖塔胡同就是其中之一。勾阑内有戏台、戏房（后台）、神楼和腰棚（看台）。大的勾阑可容数千人，台上锣鼓喧天，台下欢呼喝采，真是热闹非凡。到明代设立了教坊司，管理戏曲音乐等事务。由于，它设在东城的本司胡同和演乐胡同等处，使砖塔胡同一带失去往日的喧嚣热闹。清代，砖塔胡同曾经作为神机营所辖右翼汉军排枪队的营地。但是不久，砖塔胡同又恢复了元代“歌吹之林”的面貌，成为曲家聚集的地方。这里不仅有演唱京剧的坤班，也有所谓“清吟小班”的乐户。当初只有三、五家，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